

万元), 外出劳务收入为 38,863 万元。2005 年, 黑龙江省 314 个朝鲜族村乡村经济总收入达 181 683 万元(其中农业收入 104 845 万元), 外出劳务收入达 115,996 万元¹。2000 年农业, 外出劳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分别为 46.6% 和 19.6%。到了 2005 年这个比例转变为 35.2% 和 39%。

从表面上来看, 水稻种植依然是朝鲜族集中村的主要产业之一。但是与过去不同, 绝大多数的朝鲜族集中村村民已经不是直接从事水稻种植, 而是将土地转包给了他人, 本人只享受土地流转带来的收益。以红新村为例, 2007 年时村里的耕地面积为 4,696 亩水田, 396 户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中实行土地流转的有 387 户, 流转面积为 4,495 亩, 流转率高达 95.7%。土地收益的存在使人们无法完全抛弃土地。新合村从事各种非农业产业的居民比例低于红新村, 34 户从事第三产业、28 户从事农业、1 户经营农机具工厂, 总计 63 户在当地从事经济活动, 而 2006 年新合村外出务工收入达到 1,608 万元, 占新合村总收入的 78%。红新村之所以能够实现高土地流转率, 其原因之一, 就是集中村建立起了土地集中管理制度, 减轻了外出村民对土地管理的后顾之忧。可以想象, 随着劳务经济、商业经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今后会有更多的集中村村民脱离传统的水稻种植经济, 而这种倾向必将进一步影响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各地在建设朝鲜族集中村的过程中, 都会想到建设民俗旅游项目, 举行民俗文化节活动, 开办民族特色浓郁的农家乐, 将此做为促进当地旅游业、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民俗观光所展示的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集中村所开展的很多文化活动,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传承传统村落文化、团结内部成员的功能, 但因为更多的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考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作为一种表演文化展示给外人、目的是为了悦人而不是悦己的文化活动, 已经不是构成朝鲜族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要素。

结语、社会转型期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重构

中国朝鲜族乡村地区兴起的集中村运动, 是在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乡村人口大量外流, 朝鲜族传统的村落共同体面临解体危机的困境下, 由中国朝鲜族知识分子们首先提倡的一个旨在挽救中国朝鲜族社会共同体和朝鲜族传统民族文化的措施。之后, 运动之所以能够在各地朝鲜族社会中迅速铺开并且得到蓬勃发展, 不仅是因为它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得到了朝鲜族乡村居民的广泛支持。这一趋势说明, 由于劳务经济的发展, 中国朝鲜族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重大转型时期。

首先, 因劳务经济带来的经济实力的上升, 使乡村社会成员与土地之间的传统的依存关系已经相对减弱, 这一点使广大的朝鲜族村民不一定再固执于生活在偏僻的乡间, 而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使脱离传统乡村社会的意识变得更加强烈。其次, 由于经济实力的上升, 放弃传统农业, 而开办企业、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表 2 可以看出, 即使是朝鲜族乡村的产业结构, 也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单一的农业种植经济形式。产业结构上的变化, 自然促使朝鲜族社会向往一个比传统乡村更为广阔的市场。可见, 这些朝鲜族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带来的需求, 实际上就是对城镇化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集中村建设之所以受到朝鲜族社会的普遍欢迎,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集中村的那种处于城乡之间的社会性质和地理空间位置。可以看出, 大量的朝鲜族乡村居民, 尽管外出劳务归来之后都不再愿意回到过去的农业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去, 已经不再与土地之间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 但是由于种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原因, 他们可能并不希望直接进入国内既存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去。因此, 集中村才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朝鲜族乡村社会所表现出的这一选好, 实质上就是一种就地城镇化的形式。

¹ 前揭舒景祥:《黑龙江省朝鲜族村经济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第 50 页。



毫无疑问，集中村建设运动符合了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期中的中国朝鲜族的社会心理需求。可以看出，经过劳务经济洗礼的朝鲜族社会在对集中村的选中所表现出来的乡村情节和对大城市生活的抗拒，与其说是对乡村气息的眷恋，还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依附于一个朝鲜族社会共同体。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当初被作为维持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得到提倡的“集中村”建设运动，不仅没有按照知识分子的初衷起到重建传统文化的作用，反而成为促使中国朝鲜族社会跨越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文化的力量。

在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务劳动、人与土地之间关系性质和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朝鲜族村落成员与传统村落之间的连带意识已经断裂，归属关系也不复存在。由于建立在集体劳动、利益共同分配的水稻种植经济方式基础上的朝鲜族的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建立在这一地缘型社会共同体形式上的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事实上已经开始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集中村建设虽然实现了人口的聚集，但是却并未能如当初朝鲜族知识分子所期待的那样在发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集中村建设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趋势又说明，中国朝鲜族社会目前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已不应该再是机械地重复从前的村落共同体时代的民族文化形式，而是认识社会重大转型期中社会共同体性质的变化，尊重经济结构形式与社会共同体形式之间关系的规律，探索中国朝鲜族社会后村落共同体时代、城镇化时代的共同体文化形式。

【网络文章】

李将军之殇：从宽容的象征，到种族主义的图腾

2017-08-14 摘自《北美华人之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814/10/40033985_679053696.shtml

发生在弗吉尼亚的暴乱令人痛惜，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什么极左什么极右的喧嚣，这边厢，是什么 antifa，那边厢，是什么 alt-right，政坛上各色人等的表演，也是一片闹哄哄。

这个时候，一位直接关联的重要政治人物，却一直在沉默着。他并非一直那么沉默。曾经，历来反对蓄奴的他率领家乡的子弟兵，驰骋沙场，和公认的当时时代的进步力量北方拼杀。在正面战场失败之后，他又力排众议，拒绝了游击战，率领南方便正式宣布投降，从而避免了生灵的继续涂炭。

这位政治人物，便是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将军（Robert E. Lee）。他失败了，作为战败将军，他被剥夺了公民权，直到死后 5 年，才得到恢复。但他对家乡的热爱、他卓越的指挥才能、他高尚的个人品格，得到了当时南北的一致赞同，并被后人记住。

不要以为这种赞同是经不住推敲的。在北军统帅、战后的美国总统、现在印在 50 美元钞票上的格兰特将军还没有解放自己家的奴隶时，李将军已经率先解放了自己家族的全部奴隶。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曾几何时，他雕像的存在，成为美国宽容的象征。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对他保持尊重。历史的硝烟散去，他的雕像在国家大和解的旗帜下灼灼生辉。每每华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提到李将军没有被一脚践踏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感慨的，无不都是美国的伟大，包容的伟大。

肯尼亚在美二代奥巴马成了总统，美国的种族融合，几乎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时间，世界无不感慨，黑人都能当美国总统，还有什么不能？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八年，美国的种族冲突被点燃，各种冲突愈演愈烈。如果大家有点记性的话，都会知道在美国各地发生的骚乱，这些骚乱，无不动辄打砸抢烧。个别族群一些人崇尚暴力的行为没有被纠正，警察的种种迫不得已的作为，无论他们是欧裔、非裔还是亚裔，都通通

